

母亲床头柜上支着一面红色塑料底座的镜子，是她当年从乡里集市上买来的，用于日常的梳妆。这些年，她病卧在床，手脚僵直，头皮上生出了久治不愈的脓疮。为了涂抹药膏药水的方便以及抗菌保洁，一头发长已经被三姐和我剃成了光头。瘫痪在床的母亲很长时间没有照过镜子了，不知道她是否还记得自己的容颜。

母亲可能想不到，她现在脸上的皮肤润泽光滑，不似前些年她还能走动操劳时满脸褶皱，看上去特别老相。母亲之前也用过雪花膏、百雀羚之类，尤其在秋冬干燥季节，主要为了防止皮肤皴裂，顺便带出一些好闻的香味。母亲后来还用上了我去美国带回来的全是英文说明的小圆盒护肤品。父亲在世时，偶尔也抹雪花膏和百雀羚，这两样大概是他用过的仅有的化妆品了。

总体而言，父母亲一辈子都是素颜示人，涂胭脂粉的事情从来没有干过。老一辈的农民大抵如此吧。我猜想，他俩唯一破例的装扮也许是在结婚成亲时——那就不为我所知了。父母一辈子务农，风吹日晒，劳心劳力，我们都已习惯于他们的身体和面容，如同季节的更替，自然生长，自然老去。

大部分岁月里，父母算得上

父母的装扮

久久

健壮、匀称、有活力，他们的身材和面容无须过多的修饰美化，简单的梳洗和衣着就足以呈现出一股朴实健康的风貌和气息。年幼时，我们偶尔看到父母穿上新衣新鞋、理发盘发后的形象，会略感突兀，一下子适应不过来，但内心则是喜悦的，我们跟父母一样，也是难得换新装，衣服总是缝缝补补，我读初中的时候，参加工作的大姐给父亲买来新衣新裤，常常穿到了我的身上。

自然，父亲这辈子也有几件像样的衣服，有的是他和母亲找裁缝定做的，有的是子女工作后买来孝敬的，最贵重的要数那件自产的羊皮袄。很多年前我们家养过绵羊，过年屠宰的时候，父亲特意叮嘱杀羊师傅小心用刀，要把整张皮连带羊毛小心翼翼地剥下来。这张又脏又重并且散发着膻味的羊皮在家里晾晒、储存了一年半光景，父亲托他的妹夫找人用药水处理干净，最后做成了一件藏青色棉布面料的羊皮袄，

内里洁白柔软，颇有些分量。父亲其实没穿过几次，更多的时候，寒冬腊月天它压在被子上面，温暖着我们。

母亲和父亲常常会穿“夫妻装”，他俩扯一块同样的布料，请村里的裁缝师傅量尺寸，做成样式差不多的衣服，只不过母亲的衣服稍微显得圆润小巧一些罢了。父亲走后，子女们的孝顺集中到了母亲一人身上，衣服你一件、我一件，花花绿绿的，母亲时常穿不过来，便有些责怪子女们乱花钱。在她内心，可能想到了父亲生前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如能活着，和她一起穿得体的好看，才是真正的快乐幸福。

衣着之外，再说说父母脸部和头发的打理。父亲的重点在胡须。他有一把手动刮须刀，装在一个金属小盒里，平日锁进抽屉。每次使用，须将一个个零件装配起来，然后在嘴唇四周涂上一层泡沫，对着盒盖内置的小镜子仔细剃刮，一副享受其中的样

子。而母亲则把精力和时间放在她那头从做姑娘时开始留起来的及腰长发上，每天都要梳理一番。先将头发中分，用梳子顺直发丝，再分三绺编织成一条辫子，收尾处扎上一根橡皮筋。待两条辫子编扎完毕，分别在头顶两侧嵌进两枚黑色发夹，方算收拾妥帖。年轻时，母亲的两条辫子又粗又长，乌黑发亮，随着岁月递增，辫子逐渐变细变短了。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父母这辈子尽管家境窘迫，仍在一些场合尽力维护着自己的体面和尊严。母亲七十多岁的时候，已经显得很老很老，老得都懒得经常洗澡、换衣以及洗头梳头，身上难免会透出些许异味。我以为她不自知，其实她心里有数。每次出门，她总会照一下镜子，往身上喷几下花露水。那时候，我心头总是涌起莫名的忧伤。

父母在穿着打扮上的观念趋于保守，稍微鲜亮时髦一点的衣服套在身上，他们便会浑身不自在。我至今甚感遗憾的一点是，母亲这辈子没有穿过裙子。记得某个夏天，母亲跟父亲提出想去做条半裙，像村里谁谁那种式样，穿着能凉快一些。没想到父亲一口予以否定，认为穿出去出洋相。母亲听了默不作声。她大概在稍有不甘的同时，也认同了父亲的想法。

买一送一，虽然只是个小东西，但体现了厂家的用心和贴心，而不仅仅是一种营销手段。

茶筒

我写的“茶道六君子”里，最后一个出场的是茶筒，而一般介绍这六件茶器的文章里，茶筒往往是第一个出场的。

我把茶筒放到最后来写，没有让它来“压台”的意思，相反，是我的这个茶筒太过普通，好像不值得一说。因此，我曾经动过念头，六件茶器里只写我自己喜欢的四件，茶筒和茶夹就不写了。后来，在Z的鼓励下，才打算把“茶道六君子”全部写一遍。

我个人觉得，“茶道六君子”里的六件茶器名称都取得很形象、贴切。茶筒也一样，从名字里就可以想象它的形状，还可以知道它的用途。茶筒一般为圆筒状，主要起到收纳的功能，把茶则、茶匙、茶漏、茶针、茶夹等统统收纳其中，大肚能容各种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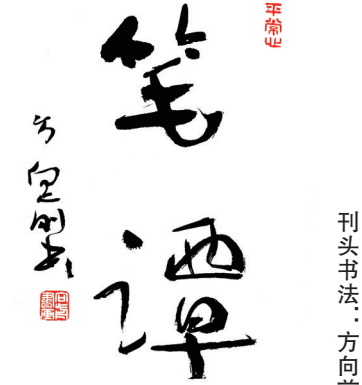
我还在网上看到过一种流行于江南地区的“茶筒”。它用毛竹做成，大的三四寸，小的一两寸，两边有环，上系麻绳，是汉族民间用来盛茶水的器皿。农民上山下地劳动，都会带上茶筒盛茶水，用来解渴。这个“茶筒”完全不同于“茶道六君子”里的

些酒舀子是我做竹匠的外公给他做的。

老张平时不唱走书，但是晚上的时候，村里的男女老少还是会聚在他身边，因为他识字，会看报纸。在他的口中，国内的政策，国际的形势，都是大家喜闻乐见的谈资。

当然，大家在那里也会交流八卦，哪家有喜事，哪家有丧事，哪家的男人进城迷了路，傻乎乎地丢了面子。那时候，如果谁家吃饭时少了一个人，你只要到小店里，一定能找到。有时候，谁家的媳妇也会跑到小店门

“茶筒”，虽然没有后者高贵的出身和茶道文化的光环，但是它就地取材，简单耐用。它让我想到了日本“民艺之父”柳宗悦。他认为，工艺之美在于它的“用”，若不能与“用”完全融合，就不可能产生工艺之美。他肯定平凡的随身之物，肯定日常使用功能。根据柳宗悦的观点，再来看我的“茶筒”，虽然它材质、造型都很普通，当初买它的时候，也没有故事可讲，但它完全具备了作为“茶筒”的“用”的功能。从这点上讲，它应该是美的，值得我的拥有和珍爱。



刊头书法：方向前

情不自禁，泪如雨下。那些故事在他的声音中，冲击着油灯，冲击着石墙，也冲击着小店门口看不见又真实存在的人像。“真厉害啊！”很多人当时看呆了。

更厉害的你还没看到呢？村里的老人都笑了。当年没有胡琴的时候，老张只有一双筷子，几个酒杯，就这样敲敲打打，啪嗒啪嗒，唱本就被他颠下来了。

老张唱走书，都是自学的，他的床头全是各种各样的唱本，还有各种各样的旧书。据说空的时候，他还能自己编上几段。就这样，几年间，他的名气就在四邻八乡传开了，不仅是附近的村庄，就是邱隘、五乡，甚至东钱湖边上的村庄遇到有活动的时候，也会来请他。

老张年纪大了，就不开小店了。他成为村里第一任老年协会会长，每次搞活动的时候，他的胡琴总要派上用场。你看，那巡演的队伍里，我们村带头的人，不是老张还能有谁呢？

再后来，老张更老了，他满头白发，经常像一个酒舀子，斜靠在自家的院墙下。不过每天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他就到大樟树下晒太阳。他双手拢在袖口里，缩着脖子，垂着头，闭着双眼，一脸慈祥。有一次，我正好路过，看到一个小孩子，拿着石头在砸大樟树的叶子，没等我阻止他，老张的眼睛“啪”的一下睁开了：“不能砸，不能砸，这是村里的树王，你要爱护他，多给他浇浇水，知道吗？”他一边说，一边拄着拐杖站起来了，他看看天，看看地，看看来来往往的行人，绕着那棵大樟树一圈一圈地走啊走啊。

老张是在1999年去世的，他上山的那天，风并不大，但是大樟树的叶子一直在瑟瑟作响，像一群送葬的人，脚步迟缓地，吹着哽咽的喇叭。

武威行思

(组诗)

王存政

流连在这片绿色漫漫的沙漠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清·杨昌濬《凉州词》

远处是灰褐色的沙土山，更远处是终年披戴雪冠的祁连山。在古浪县土门镇八步沙林场，目不暇接的绿色，铺展在眼前：苔藓绿、薄荷绿、草地绿、苹果绿、森林绿，豆绿、青绿、葱绿、碧绿、祖母绿……一株株一簇簇汇成绿色汪洋的，是沙蒿、草蒿、百花蒿、芨芨草、舍头草、草麻黄，是红柳、红沙、白榆、白刺、刺旋花、花棒，是沙葱、沙蓬、沙拐枣、沙冬青、沙木蓼，是苦豆子、合头藜、优若藜、柠条、梭梭、锁阳……千绿万绿，鼓涌着波浪。

四十多年了，经受过多少狂暴的沙土、漫卷的风，当年是谁开的第一道犁沟，是谁挖的第一个树坑，是谁栽下那株霸王那棵胡杨……如果不是手上拿着材料，我记不住六位第一代治沙老汉的名字：郭朝明、贺发林、石满、罗元奎、程海、张润元；我记不住他们披沙播绿的第二代，我记不住他们接续造梦的第三代，——六个家庭，三代人，从眼窝子沙，到黑岗沙、大槽沙、漠迷沙，从一头毛驴、一辆架子车、六把铁锹，到细水滴滴、地膜覆盖、网格沙障……六千多万株林木绵延蔽蕤，铭刻下他们的誓约，高竖起他们的群像。

……在腾格里沙漠边缘，在八步沙林场，望不尽父老兄弟姐妹一样的绿色屏障，坚忍，肃穆，庄严地挺立在风沙线上。

在沙漠深处看见怒放的生命

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
——唐·张籍《凉州词》

从2688位艺术家的方案中精挑细选，132件不锈钢、碳钢、铸铁、铸铜、岩石雕塑：“创世纪”“生命”“梦”“绿丝带”“飞翔”“绿叶”“白塔”“丝路驼声”“苏武牧羊”……来自北京、上海、重庆、哈尔滨、西安，来自比利时、瑞典、意大利、土耳其、美利坚，来到民勤沙漠雕塑国际创作营，为“世界最美的艺术大地”美颜。

目力所及的一切都是美的——纤细的沙是美的，新月形沙丘链是美的，夜色如水描画曲线起伏的沙洲，是美的，姑娘水灵灵的眼睛和笑声，在这片浩瀚的沙漠是美的，冥想是美的，从梦中醒来是美的，相拥相吻是美的，挥手告别是美的，细雨和飘雪是美的，云絮和尘埃是美的，人声鼎沸是美的，万籁俱寂是美的，他的床榻是美的，每次搞活动的时候，他的胡琴总要派上用场。你看，那巡演的队伍里，我们村带头的人，不是老张还能有谁呢？再后来，老张更老了，他满头白发，经常像一个酒舀子，斜靠在自家的院墙下。不过每天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他就到大樟树下晒太阳。他双手拢在袖口里，缩着脖子，垂着头，闭着双眼，一脸慈祥。有一次，我正好路过，看到一个小孩子，拿着石头在砸大樟树的叶子，没等我阻止他，老张的眼睛“啪”的一下睁开了：“不能砸，不能砸，这是村里的树王，你要爱护他，多给他浇浇水，知道吗？”他一边说，一边拄着拐杖站起来了，他看看天，看看地，看看来来往往的行人，绕着那棵大樟树一圈一圈地走啊走啊。

——我从干涸、寒凉、遥远之远而来，在沙漠深处看见怒放的生命光彩绚烂。

我看见俊美的铜奔马腾空一跃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唐·王翰《凉州词》

我看见俊美的铜奔马腾空一跃，跃出武威雷台汉墓，跃出铜车奔车轱辘车行进队列，跃出无拘无束飞扬的神采，跃出膂力矫健、雄心激越。

“天马徐分从西极”。那是1969年，开挖地道时的惊世发掘；那是1983年，作为中国旅游标志传遍世界；马首高昂，眼神清明，马鬃和马尾扫过天空云翳。它甚至扭转脖颈，笑意盎然；甚至它的呼吸，时而舒缓时而急切……

洒脱、轻捷，自如、喜悦。到底是马路飞燕抑或马超龙雀，让专家们继续争论吧，我只看见俊美的铜奔马腾空一跃，马蹄翻飞，激荡历史的册页……

——真想看到铜奔马所看到的，真想追到铜奔马所追到的，真想梦到铜奔马所梦到的。是的，谁的心里，没有一匹纵横驰骋的铜奔马，志在比远更远的原野。

富民小学校园里传出琅琅书声

黄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唐·王之涣《凉州词》

在古浪县干城乡富民新村，听小学校园里传出琅琅书声：“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恍如沐浴珍珠溅玉的甘泉，又仿佛朝阳东升金光灿烂。

——回想这些黄花滩生态移民区的孩子，我的心，比沙漠边缘的药王泉还要激亮，比祁连山上的红景天还要温暖。

那处名叫摘星小镇的远方

醉听古来横吹笛，雄心一片在西凉。
——明·张恒《凉州词》

大巴行驶在苏武沙漠景区，一块写着“摘星小镇”字样的路牌，一闪，而过。“摘星小镇”四个字，不断在我的脑海里回放——

我想象太阳落下，月亮升起，无垠的沙海相接穹苍。东南西北，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星、角、斗、房串联密布，漫天漫地，熠熠闪光。

我想象流连在摘星小镇上，孤单而丰盛，沉默而安详，迷离而敞亮。时间停止了，一切都是原初的模样。想象有一片浪漫的卿云，穿行在金星木星火星土星；想象有一阵拂过银河的风，拂过你的长发，拂过我的脸庞。

我想象这个夜晚就是一生，夜色明媚，夜色斑斓，夜色温暖，从小木屋、轻钢泡泡屋到野营帐篷，而凝聚、凝固了这万千世界万千情感的雕塑作品，更是美的——柔美、静美、秀美、谐美、丰美、华美，淳美、俊美、奇美、壮美、朦胧美……

我想象这个夜晚就是一生：漫步，思想，餐风饮露，在浩瀚和静谧之间修身养性，长天渺渺，履痕处处，那颗给你的星星，在手心闪光……

——大巴行驶在苏武沙漠景区，一闪而过的“摘星小镇”路牌，时时映现在我的眼前，深深铭刻在我的心上。

我的茶器

陈早挺

茶夹

茶夹，又名茶筷，在“茶道六君子”里，是一件不起眼的茶器，就像它的名字一样，低调而谦卑。

但是，茶夹的作用却不小，用途也不少。茶夹在以下四个方面经常能用到，当然，主要是发挥“夹”的作用。

其一，烫壶温杯时，用茶夹夹住盖子，用水壶里的热水冲洗，将盖子和茶壶洗干净。

其二，清洁茶杯时，用茶夹夹起杯子放在水盂中，然后用热水浸泡并转动，给杯子“洗澡”；洗好的杯子递给客人时，也要用茶夹夹着，这样可以避免手直接接触碰到杯子口沿，不仅更卫生，还显示对客人的尊重。

其三，取茶叶时，茶夹可以按取茶叶，也可以直接夹住较大块的茶叶，将它们放入茶壶。有时也用茶夹夹陈皮，放在壶里泡或煮。

其四，可以用茶夹来清理茶壶里的茶渣，尤其是清理较大块的茶

渣，这个作用，类似茶针了。

在上述四个用途中，茶夹的核心用途是夹杯子，这是它在“茶道六君子”里担负的独特使命，其他的茶器无法替代。

制作茶夹的材质有好几种，常见的有不锈钢、木头、竹子、陶瓷、硅胶等。这些材质中，我个人最不喜欢不锈钢做的茶夹，虽然它具有耐腐蚀、易清洁、不易损坏等优点，但它会让我联想到医院里的不锈钢镊子，让人倒了喝茶的胃口。陶瓷做的茶夹同样坚硬，质感光滑，风格时尚，更让人喜欢。但是，陶瓷茶夹像过去大户人家里的小姐，有点脆弱，一定得小心使用。

我家里有两个茶夹。一个为木质材料，和前面写过的茶针是一套。另外一个是用硅胶做的。硅胶质地柔软，吸水性强，不仅使用方便，外观也比较时尚，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的这个硅胶茶夹左侧刻着“宁波望海茶叶发展有限公司”。这几个字在提醒我，这个茶夹是盒装的望海茶附带免费赠送的。

啊，他低声说那男孩的父亲，在火车站打工，干活的时候手被轧断了，家里生活比较困难。“都是村里人，能帮一点是一点吧。”

老张的小店位置好，生意自然就不差。有一年，一个外村人路过，走进小店买香烟，硬说老张没有找他钱，这可把大家气坏了。“不可能，你不想老张是什么人！”的确，谁不知道老张把村口那棵百年大樟树奉若神明，神明面前，他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呢。

老张原来不是开小店的。在我母亲的记忆里，他原来也是农民，冬天闲的时候就在家唱走

小店老张

童鸿杰

书。当时，村里人也没有什么消遣，就相约着到他家去听。一开始免费，后来听的人实在太多，他就象征性地收一分两分钱。当然，没有钱，也不介意。

我记事的时候，老张已经开小店了。每次我拿着瓶子去零拷，老张会轻轻拿起酒坛上厚厚的棉盖头，用酒舀子舀出我需要的斤两。那些酒舀子都是竹子做的，竹筒特别光滑，竹柄细细长长，顶端还带着一个弯钩。那时候卖酒卖酱油卖米醋都是用这种，有一斤容量的，也有一两和二两五的。每次我举起瓶子的时候，他一边叫着我的外号“小黑炭”，一边伸过手把我的瓶子接走。一开始，对于他没有什么好感，他要来摸我的脸，我就拼命用手去挡。后来，看他每次给我打的酱油、米醋、老酒都特别满，我就慢慢不生气了。再后来，我知道他和我外公同龄，那

口来喊自己家的男人，喊不动，也会骂上几声，这时候，老张就会给男人递上一支烟：“那个谁，回去啦，要来明天早点来。”

开小店的老张，很少唱走书。有一次，大概是来了好多老朋友，都嚷着要听一段，老张抹不开面子，就答应了。唱的曲目我记不得了，可能是《三侠五义》《七侠五义》，也有可能是《杨家将》《隋唐演义》。开始调弦了，老张咳嗽了几下，架起了一条腿。热闹的小店顿时就安静起来。有的人收起了在织的布，有一斤容量的，也有一两和二两五的。每次我举起瓶子的时候，他一边叫着我的外号“小黑炭”，一边伸过手把我的瓶子接走。一开始，对于他没有什么好感，他要来摸我的脸，我就拼命用手去挡。后来，看他每次给我打的酱油、米醋、老酒都特别满，我就慢慢不生气了。再后来，我知道他和我外公同龄，那